

4

孙谦

文集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【第四卷】

文学剧本·短篇小说

孙谦
文集

目 录

文学剧本

咱们的退伍兵(电影文学剧本,与马烽合著)	---1609
山村锣鼓(电影文学剧本,与马烽合著)	-----1714
黄土坡的婆姨们(电影文学剧本, 与马烽合著)	-----1807

短篇小说

兄弟	-----1903
我们这样回到队伍里的	-----1910
电话班	-----1917
“老资格”	-----1922
胜利之夜	-----1926
村东十亩地	-----1934
奇异的离婚故事	-----1944
有这样一个女人……	-----1980
驼铃丁冬	-----1995
新麦	-----2008
伤疤的故事	-----2028
大门开了	-----2054

咱们的退伍兵*

(电影文学剧本)

第一章

初冬。地里的庄禾已收完。尚未落光的树叶，大都变成黄色或红色的了。初冬的野外，另有一番诗情画意。

任水仙骑着一辆嘉陵牌摩托车，沿着一条山间公路飞驰而来。最显眼的是车上插着一束塑料花。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。黑发披在脑后，上身穿着件花格毛衣，下身是条咖啡色筒裤，脚上是半高跟鞋。虽然打扮得很时髦，但仍然流露出一点土气。

袁宝宝骑着自行车迎面驶来。这也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。看起来又瘦又小，上身穿着件人造革茄克，下身是牛仔褲，车把上挂着个半导体录音机。后座上带着个红白蓝三色大塑料编织袋。

* 本剧本系与马烽合著。

两人会车的时候，同时都捏住闸，跳下了车。

袁宝宝：“呀，水仙，去哪儿？进城？”

任水仙：“不，就去三岔镇。宝宝，又贩回什么货来了？”

袁宝宝：“尼龙绸茄克、牛仔裤，都是如今大城市最流行的服装。”

任水仙：“让我看看。”

袁宝宝：“好啊！”他边说边打开了后衣架上的塑料袋。他见任水仙拿出一件大红色的上衣，忙说道：“你试试。”

任水仙穿上衣服，走到摩托跟前，对着后望镜左照右照。

袁宝宝：“简直是量着你的身子定做的！”

任水仙：“看样子是有人穿过的旧货。”

袁宝宝：“可便宜啦！新的要二十五，这才十二块。”

任水仙：“好吧，我就不往下脱了。”

袁宝宝：“连上回买的那件毛衣，总共四十二块。”

任水仙：“等二虎回来，一块给你。”

袁宝宝：“二虎要回来？”

任水仙：“退伍了，我这就是去接他。”

袁宝宝：“你怎掐算见坐这趟车？”

任水仙：“他大哥昨天进城拉货碰上了，行李已经捎回来了。他说办完手续今天坐这趟公共汽车回来。”她边说边踩响摩托，驰走了……

二

摩托停在长途汽车站停车场旁边。任水仙拿着一束鲜艳的塑料花，眼睁睁地望着开进停车场的那辆长途客车。

方二虎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，穿着一身没有领章、

帽徽的军装，肩上挎着个帆布挂包。随着旅客走下车来。

任水仙兴冲冲地跑了过来：“二虎，二虎！”

方二虎又惊又喜：“呀！水仙，没想到你会来接我！”

任水仙把手里的花递给二虎，说：“欢迎光荣退伍的战士！”她见二虎把花凑在鼻上闻，忙笑着说：“塑料的。”

二人相视而笑。他们相随着来到摩托车前。

任水仙：“我来带你。”

方二虎：“你啥时学会开摩托？”

任水仙：“今年春天，在城里我姑姑家隔壁……”

方二虎：“这是你买的？”

任水仙笑着说：“你给我钱啦？这是借木匠唐泰的，他正在你家打家具。”

方二虎：“我看还是我来带你吧。”

任水仙：“不，我要给你露一手，你乖乖坐稳吧！”

任水仙驾着摩托，方二虎坐在后座上，一溜黄尘从街上走过。三岔镇街道不长，但显得很热闹。街道两旁有不少卖农副产品的小贩。摩托驶出镇子走了不远，便离开柏油路，转入一条沙石乡间公路。

方二虎：“水仙，我看你变了！”

任水仙扭头看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怎？变老了，还是变丑了？”

方二虎：“我是说三年前我回来探亲，咱们刚搞对象的时候，你羞得连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。如今变得这么大方，这么开朗！没过门就敢来接我，还学会了开摩托、献花……”

任水仙没答话，“格格格”笑了起来。随即加大油门，摩托车飞速向前驶去……

摩托到了分水岭上，满山枫叶已开始泛红。道路崎岖

不平，摩托颠来颠去。

方二虎：“你想我了没有？”

任水仙：“最近是天天盼你回来，以前是天天盼你提车。常常梦见你提成了排长、连长，我跟着你到了部队上……”

方二虎：“嗨，超期服役，干了六年，结果还是个退伍大兵！”

任水仙：“退伍回来更好。你又会修机器，又会开汽车。如今有技术的人在村里吃香得很哩！你大哥早就盼你回来了。”

方二虎：“把手伸给我。”

任水仙一手握把，一手向后伸过来，方二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女表给她戴上。任水仙只顾低头看表，车把一歪，摩托倾倒，两人同时摔倒在草坡上，任水仙顺势倒在了方二虎怀里。

任水仙：“你家正给咱们准备哩！”

三

方二虎家的院子很宽大。北边有五间旧房，接过去又有五大间新盖的瓦房。院子里停着一部旧卡车，堆放着一些木料，摆着几件新做的家具。年轻的木匠唐泰正在往酒柜上钉柜门。方大虎嘴里叼着根纸烟，在擦汽车上的挡风玻璃。旧屋里传出一片剁饺子馅的声音。

方大虎年纪有三十五六岁，个子长得高高大大，眉眼和二虎长得相似。他穿着一身洗白了的劳动布工作服，收拾得干净利落。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人。

方大虎：“唐泰，我看酒柜也油成咖啡色的吧？”

唐 泰：“行啊。大虎哥，这是准备给二虎结婚用？”

方大虎：“他要看上眼，就给他。他要看不上眼，你就给他重打。”

方大妈——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，从屋里走了出来，抬头看了看太阳。

方大妈：“二虎怎么还没回来！大虎，你就不能开上汽车去接接？”

方大虎：“妈，你老就放心吧，有人接呢！”

唐 泰：“水仙骑上我的摩托接去了。”

四

方二虎驾驶着摩托，任水仙坐在车后，紧紧搂着二虎的腰。他们从山坡上驶到了一条川里。这条川不算宽，两岸也没什么像样的平地。川里到处是乱石头，石头中间有一小股溪流。左前方一条岔沟口上，不时有马车、汽车、拖拉机出出进进，显得很繁忙。

方二虎：“那儿发生了什么情况？”

任水仙：“俞家沟近几年开了座煤窑，全村人发大财了，家家都是万元户！”

方二虎：“咱们乱石滩怎么样？”

任水仙：“你家是双万元户，我家是售粮双万斤户，整个村子比以前强多了。”

五

乱石滩是个百十户人家的山村。村子坐落在一片山坡上，村前有不多一点平地，村后是层层梯田，村口的墙壁上写着“乱石滩村”四个白色大字。

摩托驶进了村里。村边的打谷场上，有许多人忙着打场，满街的鸡和猪纷纷向两旁躲藏。从低矮的院墙上望去，可以看见家家房顶上、院子里晾晒着金黄的玉茭棒。窗台上摆着许多大南瓜，房檐下吊着一串串红辣椒、紫皮蒜。

方二虎：“嗨！好一派丰收景象！”

任水仙：“停车。”

方二虎忙刹住摩托，任水仙提着个小包从后座上跳了下来。

方二虎：“怎？你不去我家？”

任水仙：“总有一天要去，去了就不走了。”

方二虎微微笑了笑。任水仙深情地望着二虎远去的背影……

六

摩托车停在方家院里。

方二虎边和唐泰热烈握手，边问候：“唐泰，你好！”

唐泰：“还是你好嘛！你看看，万事俱备，就等你这个新郎官了！”

方大妈粘着两手面，匆匆从屋里出来。方二虎忙给妈行军礼。

方二虎：“妈，你老人家好！”

方大妈：“好，好。又长高了点，也胖了点。”

方大嫂端着脸盆、香皂盒从屋里出来，二虎忙又给大嫂敬礼。

方二虎：“大嫂好！”

方大嫂：“一家人，别那么多礼了。快洗涮洗涮，我给你去沏茶。”

方大虎：“一路上热烘烘，开两瓶汽水。”

方大妈：“要饿了，先吃点饼干，待会儿煮饺子。”

七

摩托车停放在卡车旁边，一家人围着旧房门口的饭桌前吃饺子。方二虎已经吃完了。他一手拿着火柴棒剔牙，一手拉着六七岁的小侄儿看汽车。

小侄儿：“叔叔，你会开汽车不会？”

方二虎：“会，叔叔就是干这一行的。”

小侄儿：“我爸爸也会开。我长大了也开。”

唐泰：“那可就变成名符其实的运输专业户了。”

方大虎：“你看这车怎么样？”

方二虎：“这车机械性能不错，就是耗油量太大。”

方大虎：“简直是油老虎。我已经托人订购了一部五吨柴油车。将来，你愿意开哪部就开哪部。”

唐泰：“看，看。你哥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兄弟俩一人把一个方向盘，一年少说也赚五万元！”

方大虎：“你也不错啊！今年赚多少？有没有这个数？”他伸出了一巴掌。

唐泰伸出四个指头：“最多是这个。”

方大嫂：“你家就小两口，人均就是两千块啊！”

唐泰：“比你家就差远了。”

方二虎：“哥，如今党支部书记还是守成叔吗？”

方大虎：“是。你要怎？”

方二虎：“我得去交党的关系。”

方大妈：“你还是先去水仙家吧。”

方二虎：“也行。”说完转身欲走。

方大妈：“还能空着两手去？”

方二虎：“我只带回两包点心来，一包留给妈，那一包已经交给水仙捎回去了。”

方大虎：“多寒碜！也不怕人家笑话！”边说边走进屋里去了。

方大妈：“你顺便问问你建业叔，看他家愿意什么时候办典礼？”

方二虎连忙应了一声。

方大虎拿着两瓶汾酒、两瓶罐头，从屋里走出来，说：“把这带上！”

八

汾酒、罐头摆在任建业家院里的石条桌上。

这是一宅普通的农家院落。北边和西边各有三间旧平房，东边的空地上堆着一些新砖、新瓦、新木料。院里有两座放粮食的大席囤。房顶上、房檐下到处堆得是玉茭棒子。南边的柴棚下拴着一条毛驴和一头牛。任建业的两个儿子——大牛和二牛，正在槽前给牲口铡草，任建业和任大婶陪着方二虎坐在石桌旁。

任建业边抽旱烟袋，边向二虎说话：“……以前是愁没吃的，如今是愁粮食没处放！只好就这么堆放在院里。”

方二虎：“大叔，今年估计能打多少？”

任建业：“今年比去年强点，连秋带夏，少说也打它三万斤！”

方二虎：“你对国家的贡献真不小！”

任建业：“这也是地太少，要让我父子三个放开手种，一年打个十万八万也不在话下。”

任大婶：“咱村地太少，人均才二亩，幸亏你哥是村主任，照顾咱，这才多给包了二十亩机动地，要不只有十来亩，更不够种！”

大媳妇提来一壶开水，拿来几个粗瓷碗放在石桌上。

任建业：“就让喝白开水？”

大媳妇：“水仙买白糖去了。”

任水仙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她拿着包糖，从门外匆匆走了进来。

姑嫂俩一人往碗里放糖，一人冲开水。

任大婶：“大牛、二牛，你们也过来喝碗糖水。”

大牛、二牛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走了过来。方二虎忙给他们敬烟，弟兄俩望了爹一眼，都摇了摇头。

任建业：“我就不准他们学这嗜好，省下钱干点正经事吧！”

方二虎：“大叔，你这是准备盖房？”

任建业：“嗯，二牛也该娶媳妇了，不盖几间新房占不开。”

方二虎：“有对象了吗？”

任大婶：“说媒的倒是不少，还没定准哩。”

方二虎望了水仙一眼，水仙也在向他示意。

方二虎：“大叔，大婶，我妈叫我问一声，我和水仙的事，看看什么时候办好？”

任建业：“这事就不要你妈操心了，我和你哥商议吧！”

九

晚上。

方二虎弟兄俩在灯下闲谈。方大妈边拍哄着孙子睡觉，

边侧耳细听。方大嫂蹬着缝纫机做小孩衣服。

方二虎：“他说具体日子要和你商量。”

方大虎：“这老家伙，真有两下子，得寸进尺！不见兔子不撒鹰！”

方二虎：“怎?!”

方大虎：“他提出来要给他家买部手扶拖拉机。”

方二虎：“当初不是他亲口说过不要彩礼吗?”

方大虎：“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当初各家生活都不好过，他图了你是解放军，我是村主任——那时还叫大队长。他不找这样的人家找谁？当时能给扯几身衣裳也就行了。如今看见咱们赚了几个钱，他把价码也就提高了，这叫随行就市嘛！”

方二虎：“那不变成买卖婚姻了?”

方大妈：“人家养活了二十二岁的大姑娘，能白给你？亲家开了口，就好意思顶回去?”

方大虎：“其实一部手扶拖拉机也不值几个子儿，有三千块顶足了。小小不言。咱弟兄俩要是两部车跑运输，一个月能赚他两部小手扶！”

方大妈：“那就赶快先给人家买一部吧。”

方大虎：“好我的妈哩！你当这是称盐哩，打醋哩，只要掏钱就便宜。如今汽车、拖拉机都是紧俏物资，缺门货！”

方大妈：“那该怎？还能就这么拖着?”

方大虎：“我已经和好几个关系户打了招呼，早则三月，迟则半年，总能买到。”

方大嫂：“看样子二虎这喜事，马上也办不成。咱们是不是先搬到新房里？这儿太挤了。”

方大虎：“那不是自找麻烦！二虎结婚再搬出来？”

方二虎：“老实说吧，我就是明天结婚，也不住那新房子，我倒是看上咱这座老宅子了。”

十

村街上。

方二虎和任水仙相随着走来，边走边谈。

任水仙：“那么好的五间房，你为啥不要？全都让给了你大哥？”

方二虎：“我大哥大嫂好容易盖下了，人家让我住，那是兄弟情谊。咱们又不马上结婚，我一个人好意思住五间新房？”

任水仙：“那，咱们将来就住那老院子？”

方二虎：“老院子地皮宽，将来有发展。老实说，我还看不上那五间新房哩！我要盖就盖个二层小洋楼，有阳台、有卫生间……”

任水仙：“你瞎吹牛！”

方二虎：“吹牛？只要把汽车买回来，有二年工夫，我要盖不起幢二层小楼，脑袋朝下走！”

任水仙：“倒也是。噢，你不是要找袁宝宝？那不来了。”

十一

袁宝宝一手提着录音机，一手拿着一卷红纸，向这里走来。他边走边随着录音机里发出的歌声唱：

“……甜蜜的歌儿，甜蜜的歌儿，无限好喽喂……”

他走到了任水仙和方二虎跟前，站住了。

袁宝宝：“你们可真甜蜜啊！刚才我专为你们挑了这盘录音带。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”

方二虎：“说正经事。水仙说欠你四十二块钱，给，数一数。”

袁宝宝：“数啥哩！咱弟兄们谁信不过谁？”他把钱装了起来，又把那卷红纸举了举说，“这是‘宝记服装中心’送给你家的礼品。”

任水仙：“什么‘宝记服装中心’？”

袁宝宝：“如今最时行的就是‘中心’，‘宝记服装中心’就是鄙人，以我为中心嘛！献上一份薄礼。”

任水仙：“我们现在还不结婚哩！”

袁宝宝：“不是送你们的，是送给大虎哥的。”

方二虎：“为啥？”

袁宝宝：“他不是搬到新房里了，咱们这地方的乡俗：搬到新居要‘暖房’！你来欣赏兄弟的这几个美术字。”

方二虎把那卷红纸展开来，红纸上有“乔迁之喜”四个美术字。

十二

“乔迁之喜”的大红纸，挂在客厅的墙上。墙上还挂着“福禄寿三星”中堂、对联、横幅等字画，大都是别人赠送的。客厅很宽大，两头是两间住人的房子。客厅里的家具摆设可谓新旧杂陈，中西合璧。客厅的一头摆着一桌酒席，另一头的沙发、电镀折叠椅上坐着五六个客人，其中有任建业和唐泰。方大虎忙着给客人们敬烟，方二虎在给客人们倒茶。人们互相谦让、寒暄，说着一些吉利话：

“恭喜搬入新居！”

“这房子盖得真有气派!”

“咱村过去的财主们也没住过这么好的房舍!”

“这都是三中全会带来的福气!”

“……”

院里响起一阵自行车的铃声。

方大虎向窗外望了一眼说：“史乡长来了。”说完忙迎了出去。不一时陪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干部走了进来。人们都站起来表示欢迎，乱哄哄地说：

“史乡长来了!”

“我们等你好半天了。”

“你要不来，今天我们要饿肚子了!”

史乡长边和大家握手，边说：“事情忙，找的人太多。好容易才脱开身。”他指着二虎说：“这一位是谁？没见过。”

方大虎：“我兄弟，方二虎。前几天才从部队复员回来!”接着又向二虎说：“这是咱们三岔乡的史乡长。”

二虎习惯地敬礼。

史乡长忙和二虎握手：“以前听你哥说过了。你在部队上是五好战士，回来后要争取当个专业户标兵!大虎同志，你这可真是如虎添翼呀!”他不等方大虎回答，转身又向众人说，“我今天来，一方面是祝贺方大虎同志乔迁之喜；另一方面也是趁此机会，和咱们乱石滩的专业户们谈一谈，看看你们明年有什么打算。”他向屋里扫了一眼，忽然问到：“怎么你们村支书袁守成没有来?”

方大虎：“刚才我亲自去请过了。正和他儿子宝宝在家怄气哩!”

十三

袁守成家。普通房子，普通院子。

袁守成是个年近六十岁的瘦老汉。他正在院里翻晒粮食。他老伴袁大婶，坐在台阶上缝补口袋。袁宝宝一手提着大塑料编织袋，另一手提着录音机，从屋里出来，准备把这些东西往自行车上捆绑。

袁守成：“刚才我不是告你了？下午要去卖粮！你不能走！”

袁宝宝：“我不走不行啊！天龙山赶集，这已经有点迟了。”

袁守成：“整天起来赶集上会，东游西串。你就不怕人家笑话？”

袁宝宝：“谁笑话说明谁落后，我这是在经营商业，进行城乡交流，搞活市场经济！”

袁守成：“你搞的那是啥经济？咱们是庄户人，应当老老实实种庄稼！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打下粮食才是真的！”

袁宝宝：“我经商赚下钱，一样能买粮食，买白面、买大米，省得整天吃玉菱面了！”

袁守成：“你口气真不小！你赚下几个子儿？”

袁大婶：“半年工夫赚了二百多，还少吗？”

袁守成：“在哪儿？”

袁大婶：“不是买电匣子花了？”

袁守成：“买副棺材才一百五六。二百多块买了那么个小箱箱，整天起来吱吱哇哇瞎叫喊，有屁用！”

袁宝宝：“这是为了招揽顾客，这是现代化经商的新办法。爹，我看你是既保守，又落后，赶不上时代的步伐！”